

有鼻子有眼儿

YOUBIZI YOUYANER



刘一达

京味儿
儿系列

刘一达 著

北京出版社



刘一达 京味儿系列

有鼻子有眼儿



刘一达 著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鼻子有眼儿 / 刘一达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3

(刘一达京味儿系列)

ISBN 7-200-05160-8

I. 有... II. 刘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3707 号

刘一达京味儿系列

有鼻子有眼儿

YOUBIZI YOUYANER

刘一达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6 开本 16 印张 195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200-05160-8

I·816 定价: 26.00 元



自序

好茶不怕细品



老话说，好茶不怕细品，意思是好茶就得细品，不细品就不知道这是好茶。

中国人对饮酒喝茶是非常讲究的。喝酒，有酒律、酒语、酒筹、酒令等；喝茶，有茶艺、茶道、茶令等。古人把喝酒喝茶叫吟酒吟茶。一个“吟”字，浓缩了酒文化和茶文化。“吟”是唱的意思。唱，就得讲究五音六律，抑扬顿挫，字雅音柔。用北京话说这是“慢功”。所以福建、广东人品茶又叫“功夫茶”。

有一次，我跟一位老先生聊起茶道。他问我知道不知道“咬盖”？这个词儿还真把我问住了。

老先生给我解释了一番。饮茶讲究茶的汤色清澈，所以煮茶的时候要注意火候。一般是把茶叶放进盖里。盖是一种茶具，加上盖盖儿，然后用文火烹煮。茶汤煮开了，会腾起一层热气，继而茶汤翻滚，热气顶得盖盖上下翻动，却不溢出来，这就是“咬盖”。





按“茶道”的讲究，这时的茶汤最佳。宋代的梅尧臣有诗：“烹新斗硬要咬盏，不同饮酒争画蛇。”

饮茶是雅事，所以不能着急。北京人讲究沏茶，或说泡茶。老北京人泡茶一般用盖碗。斟茶、敬茶也有讲儿。通常以半杯为上礼，客人喝茶时，不能一饮而尽，得留一些。俗称“茶七酒八”。煮茶、沏茶、斟茶的讲儿就这么多，到了品茶这儿就更有学问了。

单说一个“品”字，古人品茶有“三品”、“七品”之说。唐代诗僧皎然有诗道品茶：“一饮涤昏寐，情思朗爽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君莫知，世人饮酒多自欺。”唐代诗人卢仝在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的诗中说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

古人品茶讲究“三不”，也叫“三不点”：茶不新，泉不甘，器不洁，为一不；景色不好，为二不；品茶者缺乏教养，举止粗鲁，为三不。似乎只有“雾芽吸尽香龙脂，香尘散碧琉璃碗”，才能“玉川冰骨照人寒，瑟瑟祥风满眼前。”您说品茶之“细”，能细到什么份儿上。

品茶的乐趣就在一个“细”字。再好的茶，拿大把儿缸子，用开水一“砸”，没等茶味浸透，一仰脖儿，咕咚咕咚灌进肚，也品不出茶的香味儿来。

当然这种喝茶法，只能说是解渴，谈不上品，自然也体会不到品茶的乐趣。

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正是用这种方法来喝茶的，透着一个“急”字。世风的浮躁之气，在饮茶上尽现其中。



由品茶，想到了写书或写文章。好茶不怕细品，好书也不怕细



读。

读书之法如品茶。有的人看一本书，如卢仝的饮茶七碗之说，看一遍不行，要看到第七遍，方觉“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

有的人看一本书，如同用大把儿缸子沏茶，仰脖咚咚咚，一目十行，或草草一翻，就算看完了。自然，品书如品茶，前提是书本身要好看，耐看。写书的人若是“大把儿缸子”的水平，您让人家怎么细品？细品什么？也许不细品倒好，越细品，越挨骂。

写书的人，必须心平气和，才能写出让人耐看的书。耐看，就是什么时候看都有味儿。如《红楼梦》，看五遍十遍都不为过。当然，愤怒出诗人。作者激情勃发，灵感突至，在此冲动下，也能写出好的作品，这又另当别论。

古人做文章讲究气。我理解，这个气，就是话的口气，或语气。看书，如同在听作者跟您讲述。有的人慢条斯理，有的人平心静气，有的人意味深长，有的人委婉流利，有的人矫揉造作，有的人大嗓门乱嚷嚷，有的人板着脸故作深沉，有的人豪情激昂，有的人飘逸自然。总之，这些您都能从文章或书中感觉到。所以，有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的说法。

毫无疑问，写文章或写书的最佳境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，不是假模假式地跟您装腔作势，也不是拧着眉毛跟您拍老腔儿，更不是挤眉弄眼地跟您没事儿逗贫。要做到情感的自然流露，那就必须把读者当您的知心朋友，跟他平心静气地坐下来，像品茶一样，跟您聊天，讲故事，说事儿。

我写了这么多文章，深深体会到，一个作家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。很多时候，一不留神就把读者当傻子，把自己当先生，居高临下了。其实，这世上谁比谁傻多少呀？

我忘了是哪个大文豪说过一句话：我平生追求的就是小说的叙述形式。他这真是经验谈。由此可知跟我有同感的还大有人在。



三

写文章或写书，还有重要一点是有味儿。做到文章有味儿那就更难了。我们说好茶不怕细品。品的是什么？是茶味儿！品书，当然也是品书的味道。

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书，但始终在板着脸跟人说话。他是先生，读者是学生。这种书，可能会让您得到一些知识，了解一些事理，但您却“品”不出味儿来。如同拿大把儿缸子喝茶，只管解渴，却咂摸不到茶味儿。所以书要写得有“味儿”是一个作家极难做到的。

我写文章或写书，一直在苦苦地追求着“京味儿”。以前写的文章不说，从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起，粗粗算起来，到现在已有二十五年了。这二十五年中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动笔的，就是在追求或寻找着“京味儿”。但是，现在我自认为也只能算是“半瓶子醋”，功夫还没到家。

可见一个作家要做到书中有味儿，禁得住读者的细品，有多难吧！

老北京人把看戏叫“听戏”。很多外地人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把看戏叫听戏呢？我写的一部小说中用到了“听戏”这个词儿，那家出版社的编辑用很粗的红笔把“听”改成了“看”。二校的时候，我给改了回去。编辑又看到了这个字，他觉得很上火，又给改成了“看”，并且在旁边写了一行字：世界上哪有听戏的？我不想因为一个字跟他掰扯，甚至红了脸，最后只好依了他。在这方面，我常常是失败者。

有一次，我的文章在某报上发表，文中有一个词儿：“这程子”。这是一个北京土语，到了编辑那儿给改成了“这阵子”。我说“这程子”放在文章里更有味儿，他却瞪了我一眼。

“程”的字义是里程、进程、日程、规程。“阵”的字义本来



是军队打仗时布置的局势，如阵线、阵营等等，后来引申为量词，表示事情或动作经过的段落。其实，“这程子”与“这阵子”的意思差不多，而“这程子”更口语化一些。这位咬文嚼字的编辑认死理儿，要出书就得是“这阵子”，“这程子”不灵。

其实，“看戏”和“听戏”虽然是一字之差，不但意义满拧，而且味儿也不一样。老北京人进戏园子，主要听唱，尤其是听京剧。一段“西皮”或“二黄”，老北京人坐在台底下，往往二目微闭，凝神危坐，轻轻地摇着脑袋，手跟着板眼在腿上拍着，有时嘴里也情不自禁地小声哼哼着，碰上好角儿唱到妙处，会突然睁开眼，引丹田之气，叫一声好儿。这就是听戏的韵味儿。看戏则满不是这么回事儿，瞪着眼睛往台上看，能品出这种味道来吗？当然，真正的戏迷，从来也不“看”戏。我想那位愣要把“听戏”改成“看戏”的编辑不会知道“听戏”是怎么回事，当然，我不会怪他什么。

一本书里有没有“京味儿”，不完全在语言，而是在语感。我认为语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一直在追寻的。有位读者说，看刘一达的文章，甭看作者的名字，看一个开头就知道是他写的。这就是语感的效果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其实是很难的。说句糙话：只有在跟读者不装孙子的时候才能做到。但大多情况下，自己管不住或管不了自己的嘴和笔，所以难免不“那个”了。

四

“京味儿”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境，这种心境可用八个字来概括：恬淡冲和，超脱通达。我说的不见得贴切，这八个字似乎能反映出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再细一点说，能反映出老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

2003年北京闹非典时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件事儿。一件事儿是，工厂停工，学校停课，全城百姓出门戴口罩，有谁咳嗽一



声都会吓跑一片人的时候，我到一条街道去采访。说老实话，我的心也悬着呢，报纸电视上整天都报疫情的消息，谁不加着小心？人们都慌着神。但是，我走到一条胡同里，猛然看见树下，两个老人在悠闲地打着象棋，旁边还站着俩观战的。我的心为之一振。街面儿上非典、非典地闹得这么厉害，这几个北京人却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，神态那么自若，表情那么安静。我的心一下踏实下来，心里暗想，这就是北京人呀！

另一件事儿是，非典闹得正邪乎，我从电视里看到，王岐山临危受命，当了北京市的代市长。他到胡同去安抚老百姓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也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“官话”，冲着大爷大妈点点头：“甭怕，天塌不了，咱北京人什么事儿没见过呀！”

我看到这儿，不禁为这位代市长拍了巴掌。行！是咱北京人说的话！我当时断定王岐山是北京人。事后一了解，他果然是在甘家口一带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北京人。

这两件事儿，充分反映了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什么是“京味儿”？这就是“京味儿”。

“北京人什么没见过？”王岐山这句话真是点睛之笔，画出了北京人的神韵。北京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恬淡冲和，超脱通达，就因为见过的事儿多了，把许多事儿都看明白了。自然，把事情一下看透了，容易通脱，但温厚的北京人也容易保守和自我封闭。北京人二两酒下肚，也有豪情满怀、忘乎所以、指点江山的气魄，但睡一宿觉就明白过来，当皇上都不如当草民自由自在。这么一想还有什么进取心呢？北京人碰到什么事，常常把嘴一咧：“嗒！”这声“嗒”的潜台词是：不就那么回子事儿吗？有什么呀！外地人说北京人关心政治，三句话不离政局，但北京人多是评论家，真当官的不多。北京人爱听戏，您让他评论哪个角儿，他说得头头是道。真让他上台唱一出，他就不是他了。按说北京应该是出大官的地方，但北京人把什么都看透了：当了官又能怎么样？这么一想，也就不去奔了。北



京建都八百五十年了，历史上还没出过状元，对北京人来说，当到王岐山现在的爵儿都算是大的了。

北京人的这些性格特点，必须得慢慢品，细品才有味儿。如同一个外地人到北京的小胡同一看，哎呀，北京怎这么破呀，这些破胡同早就该拆。其实，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，一个人不在北京住上三年五载，是很难品出“京味儿”来的。

五

给书起名儿是非常费神的事儿，既然是“京味儿系列”，书名就应该有味儿。不瞒您说，现在的书名儿是我苦思冥想了一个月，最后跟一位老北京人喝了二两酒后，从脑子里蹦出来的。《老根儿人家》《老铺底子》《有鼻子有眼儿》可以说都是土得掉渣儿的北京话，但是它禁咂摸。也只有咂摸，才知道“老根儿人家”、“老铺底子”、“有鼻子有眼儿”是怎么回事儿。

也许我写的书有些土，但土不见得不值钱。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北京的家具流行大衣柜和电镀折椅，还有折叠圆桌。当时买这几样得要票。小两口儿结婚，单位才发一张大衣柜票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们家该算是“老根儿人家”，祖辈留下不少老式家具。他结婚的时候，领到一张大衣柜票。哈，当时真是欣喜若狂！为了在家里摆这大衣柜，只好得把那些老式家具处理掉。他当时认为这些老家具太土，土得碍眼，于是蹬着三轮车，把他爷爷留下来的大板柜、圆桌、条案都送到了信托商店。

那会儿，北京的信托商店收这些旧东西，十多件老家具才卖了五十多块钱。他挺高兴，用这钱买了大衣柜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。这些新式家具他看了是那么喜欢，逢人就夸。

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，那大衣柜早就“哗啦啦”了，电镀折椅也锈迹斑斑，让他当垃圾扔了。当然即使是不“哗啦啦”，这些东西也早过时了。



突然有一天，他在拍卖公司的图录上，一眼认出被他卖掉的他爷爷留下来的圆桌和条案。那个条案是地道的紫檀，专家鉴定后，认定是清中期的玩艺儿，拍卖价是四十多万元。他看了后，差点儿没背过气去。

后面的故事我不说，您也会知道，这就是土玩艺儿和那些新玩艺儿的价值。

“老根儿人家”和“老铺底子”是不是“有鼻子有眼儿”呢？我不想在这儿多说了，还是开篇那句话：好茶不怕细品，好茶就得细品，但愿您能从书中品出“京味儿”来。当您“咬盏”的时候，别忘了品茶的“三品”、“七品”之说。

是为序。

刘 - 达



2003 年 12 月 12 日

于北京如一斋



写在前面

说说“有鼻子有眼儿”

有鼻子有眼儿，是北京土语里的一个形容词。说一个人聊什么事儿，有根有据，往往会说他说话有鼻子有眼儿。也许因为人的“五官”之中，鼻子和眼睛比较显眼，也比较重要，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形容词儿。

不过，在北京人的口语里，这个词儿往往带有反意。比如北京人爱用这样的句式：甭瞧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，其实……后头的话给省略了。“其实”什么？甭说了，自然是没鼻子没眼儿，也就是满不是那么回子事儿。北京土话的含蓄性就在这儿呢。

有鼻子有眼儿，就是真实有据。其实，这句话是挺耐人寻味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有鼻子有眼儿的事儿，不见得都那么真实和准确。

有鼻子有眼儿，也得分什么鼻子什么眼儿，要是碰上酒糟鼻子和二五眼，自然就差着那么点儿意思了。

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两件事儿。一件是菠菜的营养成分问题。小的时候，家里的老人总劝我们多吃菠菜，说它特有营养，能补血，含蛋白质和含铁都



非常高，被誉为“蔬菜大王”。

菠菜是北京的常见菜，一开春，菠菜就上市了。我们家能从开春一直吃到夏天菠菜长穗。

前几年，专家们对菠菜的营养成分重新作了化验，结果表明，菠菜的营养成分并没有以前的营养学家们说得那么高，尤其是含蛋白质和含铁量很低。

那为什么以前人们说它那么有营养呢？科学家们倒了捌根儿，原来当年对菠菜营养成分做化学分析时，一位二五眼的专家把小数点给点错了：二点四毫克，弄成了二百四十毫克。就差这么一点儿，让菠菜糊弄了人们几十年。而且这个普通的菠菜，欺世盗名地戴了几十年“蔬菜大王”的桂冠。

另一件事儿是宇航员能在太空看到中国的长城之说。这种说法真是有鼻子有眼儿，据说此说出自美国宇航员之口，他说在月球上看到的长城像条“黑色的蚯蚓”。而且此说还被编进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四年级第七册《语文》课文《长城砖》中。

2003年10月16日，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返回地球后，有人问他，你在太空中看到长城了吗？杨利伟说了实话：没看见。

专家们说，长城的平均宽度不到十米，而且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，有的能连上，有的连不上。在二十公里以外就很难分辨。如果能从月球上看到长城，相当于在二千六百八十八米以外能看到一根头发丝儿。看来这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事儿，又得“其实”了。

的确，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事儿，有的禁不住推敲。我在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时，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儿：同一个事件，张三说的是这样，李四说的是那样，咱们作为后人，您说听谁的呢？

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究竟在哪儿？有的说在苏州，有的说在北京，有的说是恭王府花园，有的说是颐和园里的一个景儿。考证者都能举出许多理由来，说得有鼻子有眼儿，但折腾了一百多年，到现在也无定论。

大观园在哪儿，只有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知道。但他早死



了，人们只能去破闷儿了。

几年前，我骑自行车，在北京东城的交道口撞倒了一位老头儿。说是撞，其实是刮了他一下。没想到他当时正错身，赶上了寸劲，坐了一个屁股蹲儿。

见老爷子坐地上了，我赶紧把车扔一边，把他扶了起来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跟他一聊，敢情这位其貌不扬、看上去跟一般退休老工人没什么两样的老爷子，居然是位老将军，而且当过某部的副部长。后来，我们成了忘年交。他知道我是报社的记者，很愿意跟我扯闲篇儿。

有一次，我到他家，他拿出一本书让我看。这是一本回忆抗日战争的集子。他指着其中一篇回忆文章对我说，你把它看一遍，咱们再聊。

这篇回忆文章不长，约有一万字左右，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：抗战时一支游击队在某地被日寇包围，当时一千多官兵在该文作者的带领下与日寇搏杀，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，冲出包围圈与大部队胜利会合。

作者是当时这支游击队的头儿，所以用亲身经历写出的浴血奋战的场面，相当生动感人。这确实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。看完这篇文章，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当然是溢美之词。

这位老爷子听了我的话以后，半天沉默不语。后来，他把书要过去，放回书架。

沉思了一会儿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就是历史呀！”

我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，以为他跟我一样，对当时的战斗场面有感而发呢。

“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写出来的。你看他写得是那么有鼻子有眼儿。”老爷子见我未理解他的话外音，又找补了一句。

“怎么？您对这篇回忆文章……”我似乎听出点什么来。

“唉，他以为参加过那次战斗的人都死了，所以才敢这么

写。”老爷子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难道……这些回忆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”我试探着问道。

“确实有过这场血战，没错儿。仗打得相当残酷，我们的枪太老了，打不过鬼子的小钢炮，只能拼命了。但是，真实的情况他没写，只写他怎么带着队伍突围，这是为他自己树碑立传呢。”

我突然明白了这位老人的意思。

“您是不是也参加这次战斗了？”

“参加？当时我就是这支队伍的副团长，他是副政委。当时他并不想打，相反，他坚持要跑。跑是没有活路的，我们困在山坳里了，只能突围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他怕死呀，为了保护他，我们的战士死了几十个。死了的现在已无法说话。他活着，当然他就成了英雄。我几年前大病一场，很多老战友以为我也死了，所以他才写出这样的回忆录。人呀！”他说到这儿如鲠在喉，眼睛湿润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接着说道：“仗打得那么惨烈，死了那么多人，他却不提那些死去的战友。有个十六岁的小战士，为了掩护他，让鬼子把脑袋都给炸没了。可是他却不提这个小战士，而一个劲儿地表白自己如何如何。唉，参加过那场战斗现在活着的只剩下五个人了。除了我跟他，那三位，一个是大字不识的大老粗，另外两个人都躺在病床上。我今年都八十多岁了，他俩比我还大。我们能说什么呢？”沉默了很久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提起这个茬儿来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因为你是记者，也是作家。你经常采访一些事件的当事人，也经常给人树碑立传。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白纸黑字，留传下去就是历史呀！几十年以后、几百年以后的人们要想了解现在的事儿，靠什么？就是靠这些文字呀！所以我希望你在写人写事儿的时候能够多采访一些人，不要只听一个人或两个人说的是什么，也不要轻信有些人的话。别看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儿，但那也许并不真实。”

这位老爷子在两年前去世了，但是他的这番话却留在了我的记



忆里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在写作时，眼前时常会浮现出老爷子的面容，耳边响起他的这番话。这时，我便会感觉手中这支笔的分量。

有鼻子有眼儿，这句北京土话，有时候是需要仔细咂摸的。不知您是否有过这种感受。

是为序。

刘 - 述



2003. 12. 12

北京如一斋

本书部分照片由书中介绍的人物本人提供，部分照片和插图由穆景林、阎彤、赵德春、马海方、卢北峰、张凤、张勤、刘平等提供。

还有部分照片选自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北京四合院》《北京胡同》《旧京史照》《洋镜头里的老北京》《壮志长城》等书籍。

在此一并致谢！